

彼岸文丛
BEYOND

同名电影获得

韩国电影青龙奖
百想艺术大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서편제

Seopyeonje

西便制

[韩国]李清俊 著 全华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彼岸文丛
BEYOND



Seopyeonje

西便制

[韩国]李清俊 著 全华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便制 / (韩) 李清俊著; 全华民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8-14147-5

I. ①西… II. ①李…②全…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9699 号

本书由  韩国文学翻译院 资助出版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 2013 by Chung-jun Lee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Seoul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4-311 号

西 便 制

Seopyeonje

[韩国] 李清俊 著 全华民 译

策划编辑 陈丽勋

责任编辑 包灵灵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2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147-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西便制——南道人 1 1

唱声的光彩——南道人 2 27

作家笔记——《西便制》的希冀 54

仙鹤洞客人——南道人 3 57

作家笔记——飞翔在我们灵魂之上的鹤 91

鸟和树——南道人 4 95

作家笔记——关于树和鸟的梦 156

重生的话语——南道人 5 159

作家笔记——痛苦中成熟起来的民族情感之美德 212



西便制

——南道人 1

从黄昏时分开始，女人就一直在引吭高歌，完全忘记了咽喉疼痛。男人不停击打着鼓点，似乎一直在克制着因女人的唱声勾起的某种预感产生的冲动。不停歌唱的女人，默默击鼓的男人，两人的额头都渗出了艰辛的汗珠。

全罗道宝城邑外一个清幽的路口酒店，左面，远远地可以俯瞰到邑内的一些村落；右面，攒集多年的墓地一直迫近路边。这是一个陡坡上的公共墓地。有一条幽静的山路从公共墓地之间穿过，邻近的人们将坡地称

之为索里^①坡。哭声和丧舆声经常回响在过往的墓地山路，称为索里坡可说是实至名归。索里坡公共墓地的山路路口有一家不大的茅屋酒店，蒙着灰白的尘土，像倒扣着的蚌壳，人们都叫它索里坡酒店。守着索里坡的入口，叫它索里坡酒店也顺理成章。不知就里的人，可能估想到这儿也就罢了，其实这个索里坡和索里坡酒店另有来历，耳聪目明的邑内人大体上都知道。即使不是宝城的人，只要来过这家索里坡酒店，做过一宿的酒客，也不难了解到。

因为酒店女子的唱声。

因为这名没有男人独自一人守着酒店的女子的南道唱声，无论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同寻常。

这天晚上的这位客人好像同样领悟到了这一点。不，他原本就不是偶然走进这家酒店的。实际上他当初从邑内一家小旅店主人那里听到索里坡的故事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预感。他等不及再听后话，便径直动身追随自己的预感而来。

酒店里果然有女人不同凡响的唱声，从黄昏时开始一

① 索里：韩国语本义是“声音”，也指韩国传统艺术盘索里。是演唱者和着鼓手的节拍，进行叙事表演的一种说唱艺术。

直到深夜都不知疲倦的唱声。索里坡的来历背后隐藏着年近三十的女人底气十足、柔美圆润的南道唱声。

不过，从表情上看，听着女人的歌唱，男人找寻酒店时怀着的预感还是没有完全得到满足。那歌声，越听反而越会被拖入到更加难以承受的某种深深的预感中。屋里虽然摆着酒桌，但他几乎对酒毫不上心，魂儿早就被唱声勾走了。女人唱完了《春香歌》的几个唱段，男子干脆把酒桌推到一边，自告奋勇敲起了鼓点。

“好啊，真好……来，喝口酒润润嗓子再……”

女人唱完一个唱段后，他才勉强想起什么似的，递上一杯让她润润嗓子，然后便敦促女人演唱下一首。

可过了一会儿，就在女人婉转圆润地唱完《水宫歌》的一个唱段后，男人好像终于忍不住了，再次把润喉的酒杯递过去，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那个，你大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你的唱声埋没在这种地方的？”

“……”

也许是女人没能马上领会出男子问话的用意吧，她平静地把目光投向男人，半晌没有说话。

“我听说人们把这条山路叫作索里坡，把你们的酒店称作索里坡酒店，所以才来的。难道这个地方的人起这

种名字不是因为你的唱声？”

“……”

男人又重复了一遍问话，女人这次仍然没有应答。不过，看来女人这次的沉默并不是因为没有听懂男人的意思。女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男人，久久地凝视着。然后，缓缓地摇摇头，好像在揣摩男人的内心。

“那么……那么，你是说你并不是这个索里坡酒店的第一个主人？在你之前这里还有唱声艺人来着？”

像是迫近了自己的预感，男人连续用急促的语调追问。

“莫非你的唱声，就是说，在那之前那些名称另有来历？”

女人这才点点头。然后好像被某种痛苦的思绪所袭扰，脸色逐渐暗淡下来，开始时断时续地开了口。

“不错。这个山冈也好，酒店也好，名字都和我的唱声没有瓜葛。真正的唱声艺人另有其人。”

“那人是谁？就是说在你之前的唱声艺人是谁？”

“坟墓的主人。”

“坟墓？”

“就是埋在这山坡上的索里墓。知道索里坡，知道索里坡酒店的人，看样子还没有听说过索里墓呀。后面

坡上就有他的坟墓。唱了一辈子盘索里，去世了就和唱声埋在一起的那位的坟墓。索里坡，索里坡酒店的名称都是由他的坟墓而来的。”

也许是男人的一再追问避无可避吧，女人伴着悠悠长叹，开始了讲述。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因朝鲜战争而惶惶不安的村落，民心正一点儿一点儿平静下来的一九五六或一九五七年的某个秋天——在女人尚作为使唤丫头混饭吃的邑内村落一个大户人家的厢房，住进了两个奇怪的食客。那家已经年逾花甲的主人偶然出门儿领回来一对唱声艺人。这是一对父女，年迈的父亲已经年过半百，年少的女儿将近十五岁。两人都是出色的歌手，很得主人的赏识。

老东家干脆将父女俩接到厢房让他们做了食客。整个秋天尽情地享受着两人的唱声。

爸爸也好，女儿也好，两人都很擅长唱声。不过，通常演唱都是女儿的事，她的爸爸敲击鼓点。虽说看起来主人更喜欢爸爸的唱声，可爸爸已经老了，还有病，气力衰弱，而年轻的女娃底气十足、苍凉悲怆的歌喉，就连老东家也赞叹不已。整个秋天父女俩都不厌其烦地以唱声度日。不知不觉，冬日降临，冬天的冷风开始令爸爸的病情更加严重。从秋天开始就频频袭扰的咳嗽，突然

进入到了无法忍受的发作期。

奇怪的是，爸爸莫名其妙地发起了倔脾气，执意要搬出老东家的家。劝阻无果的老东家，似乎看出了老人的心思，放父女二人走上冷风呼啸的冬日大街。

过了一阵儿传来的消息是：那天，彷徨了一整天之后，父女俩找到了公共墓地路口那个废弃的像仓房似的空房子。因为抱病举步维艰的年迈的爸爸，饮食俱断，可一到晚上便专心致志地唱起盘索里来。听到传闻，老东家派当时还是使唤丫头的女人，接着往那个地方送口粮之类的东西。女人过去一看，一切都尽如传闻。坡下村里的人一到晚上就能听到爸爸的唱声。这是山路周边形成公共墓地以来，遗恨和虚幻远比任何时候都要深邃的唱声。听到唱声的人没有一个觉得吵闹烦躁，反倒因为父女的唱声，伴着没来由的叹息，慨叹自身的蹉跎岁月。

那年的冬天忽忽悠悠就快过去了，那是阴历岁暮的一天晚上。那天，那个地区赶巧下了一整夜厚厚的雪，仿佛要把即将过去的一年埋起来。到了凌晨时分，爸爸终于唱罢现世最后一句唱声，随即口吐鲜血，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傍晚，听到消息，老东家指派使唤丫头再次来到父女俩住的窝棚时，坡下村里的人已经将艺人爸爸的遗体埋葬完回来了。遗体葬在公共墓地路口上面的一个

角落。

可是，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爸爸撒手人寰之后女娃的固执。·艺人爸爸一死，女娃的老东家本想再把无依无靠的那个女娃带回家中。可是，不知道女娃心里怎么盘算的，死活不愿意离开那个荒凉的蜗居。她不但没有听从老东家的话，后来反而连已故爸爸的唱声也重新续唱起来。老东家看不过去，这次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让自己家的使唤丫头到那个年幼女娃独自留守的窝棚做伴，之后又增派了个酒仆，让他们开起了小酒店。

“我虽说对什么唱声算不上有什么耳力，可那个女子和女子的唱声让我感到非常新奇，并且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主人吩咐时，我二话没说，立刻就搬进了酒店。这也成了从女子那里熟悉唱声的机缘。打那以后，女子一直倾注全力为来访的客人演唱。没有客人的日子，还教我学唱，经常不知不觉地教到深夜。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三年。”

女人这时好像才从遥远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的陈述。

女子在爸爸忌日到来时，并没有热衷于准备祭品，而是另备上一斗纯净的酒。然后在故人的灵前用彻夜不休的唱声代替祭礼。在某年的冬天，连祭酒也没有另备，

只是彻夜不休地咏唱。等第二天天亮一看，她已经独自离家出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这是她爸爸三年丧期结束那天凌晨的事儿。

可是，令人感到稀奇的是下面村落里的人们谈论她爸爸死后酒店里一直传出女人唱声时的语气。爸爸死后，他的女儿代替了他的唱声，那个女儿销声匿迹后，做使唤丫头的女人再度接上茬儿。可下村的人们谈论起来，总是将那唱声当作已故老迈男人的唱声。在他们看来，是埋在墓地里的唱声之魂让他的女儿和那个女人将其延续下去的。不管是他的女儿唱，还是那个女人代唱，人们总是试图将其当作死去男人的唱声来听，他们也喜欢那么说。

“的确，人们都把老人的墓叫作索里墓。所谓索里坡，索里坡酒店之类的叫法都是这么来的。要说我吧，和那索里墓的守墓人没什么分别，可我无怨无悔，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话说回来，现在我等于是继承了老人的唱声。早晚有一天，老人的骨肉会经过这里，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能有饭吃，能够活下去，就是托了老人的唱声之福，对我来说，这不是小恩惠。”

女人伴着叹息声结束讲述后，重新唱了起来。这次唱的是《兴甫歌》中兴甫动身前去替人挨打赚钱时所唱的身世打铃的一段。

女人畅快的唱声一起，男人也赶紧拽过鼓桶，抱在怀里，开始追赶落后的节拍。这次男子敲击鼓点的手法就不像刚才那样充满激情了。从他的脸色看，刚才故事的结尾总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能够让他感到满足。他的表情清楚地表明，还有比女人的唱声更让他关心的东西，他还想再追问些什么。不过，女人并没有理会男人的神色，她的唱声开始越来越富有激情。而男子挟持鼓槌的掌心也终于开始慢慢渗出汗珠来。就好像身心彷徨在熊熊燃烧着火热回忆的山冈上，两眼开始喷射出怪异的热辣辣的目光。

男子当时的确是在用身体忍受着如燃烧着的太阳发出的某种滚烫的烈焰。

每当聆听唱声的时候，他的头上就会顶着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炎炎夏日。这是从小开始形成的宿命中的太阳。

在能够俯瞰到波光粼粼的大海的海边坡地一角——在那个角落，多年横卧着一个不知主人是谁的坟墓。不管什么时候，腰间拴着绳索的少年总是一头扎在那个坟墓旁的草地上。一直延伸到山茶树林边的那片长长的山坡田地，是少年死去的爸爸留给他年轻妻子的几乎唯一的遗产。少年的妈妈每年都要在那小块地上埋头劳作，一成

不变地度过整个夏天。

少年每天都要在坟墓边的草地上，像被套上缰绳的动物一样，等待着那漫长的夏日过去。有的时候，少年会在坡顶的坟墓旁，俯瞰帆船绕过波光粼粼的岛屿海岸出海；有的时候则会在如蒸煮面孔般的夏日阳光下，饿着肚子睡上一个午觉。就这样翘首以待，等着钻进地垄沟里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手中的活计从里面出来。可是，走进地垄沟——那里一到夏天要么种着大豆，要么就是混种大豆和玉米——里的妈妈并没有理会少年的苦苦等待。她就像水面上漂浮的浮标，忽隐忽现地在大豆地里转来转去，而且还整天哼哼着奇怪的鼻音，像歌，又像哭泣。妈妈哼哼的曲调一整天都在少年身边飘荡，慢慢地远去又重新回到近前，回到近前不知什么时候又再度飘向远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可有一天——

这一天，经过可以俯瞰到大海的小块地旁，翻越后山的山路，附近开始传来奇特的曲调。歌声经常可以从经过田间小路，进入后山的樵夫那里听到。不过，那天的曲调并不是这个村子里的樵夫们唱的那种。没有进山的樵夫，也看不见唱歌人的身影。在覆盖山峦的绿荫中，不知从什么地方整天都传来歌声。后来才知道，那是那

一天第一次翻过山冈来到村子里的某个陌生歌手的唱声。反正在那天，那看不见身影的歌声整天都从林中传出，直到太阳落山。于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从这天开始，只要一进地垄沟，妈妈那奇特的哼唱，像是要与对面山峦回应似的更加清晰，更加投入了。同时，妈妈在炎炎的烈日下一整天都若隐若现地往返于地垄沟之间。太阳终于慢悠悠地落到山峰后面。漆黑的夜幕开始慢慢笼罩山脚，一整天都躲在绿荫中的唱声这才像蛇一样，隐秘地顺着山影爬下来，那条蛇就像捕食猎物一样，一下子扑向若隐若现地在地垄沟里转悠的少年的妈妈。

打从发生这件事之后，那天的声音就径直进入少年的村子，在他家旁边的小屋里落了脚。在村里安下家的唱声男艺人，不管什么时候，天一亮就会躲到坡地后山的绿荫中，一整天不厌其烦地制造山的回声。看不见人影，苍凉的唱声隐藏在绿荫中。往来于地垄沟之间的女人怪异的音调声也一天比一天投入了。少年依然故我，要么在坟墓旁的草地上听着一整天都在持续的曲调，或者一边听着曲调，一边在过度的饥饿中入睡；或者听着曲调，在睡梦中醒来。入睡也好，醒来也罢，少年的耳畔回荡着歌声，少年的头上总是顶着一轮熊熊燃烧着的火热的太阳。

正因为唱声没有面孔，在少年的记忆中，也不可能有比熊熊燃烧着的太阳更分明的唱声的面孔。而且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燃烧着的炎炎烈日，正是那天的少年像宿命一样四处寻找的自身命运的面孔。

少年真正清清楚楚地目睹那唱声的模样还是在某一天早晨。那天晚上他的妈妈在意外的骚动之后突然走上黄泉之路。唱声进入村子时的盛夏已经过去，年头业已翻转。在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少年的妈妈在经过如天塌地陷般长久而又可怕的腹痛之后，就像从血中倾倒出来一样，生下了一个小肉块。那天凌晨她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唱声男子才现出疲惫不堪的身影，走进少年家的柴门。

可是，少年还没有觉出当时那男人的面孔就是唱声的真正面孔。在少年的心目中，唱声真正的面孔仍然是那火热的太阳。即便年岁增加也没有改变。唱声男子带着像血块似的婴儿和少年，走东串西四处卖唱讨饭时，唱声的真正面孔也总是那熊熊燃烧的火热的太阳。

这是一张孤独、痛苦的面孔。但是，不知为什么，撇开那痛苦的唱声的面孔，少年就会活不下去。如果头顶上的太阳不是在火辣辣地燃烧着，他的肉体 and 灵魂就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为了见到他的太阳，他只能无休

无止地四处奔波找寻唱声。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历经半生并且一直延续到这一天、这一时刻遇到宿命中的太阳，唱声的面孔。

男子在女人的唱声中再次遇到了自己的那个太阳。并且像从前一样在可怕的忍耐之中，韧性十足地承受着火热的、令人痛苦的宿命的阳光。

这样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唱声结束了。这是《兴甫歌》的一个重要唱段。

可尽管女人的唱声已经结束，男子似乎依然在承受着头顶滚烫的阳光，好半天他的脸都在痛苦地抽搐着。额头和鼻梁就好像真的在承受阳光下的热气一样，渗出粗大的汗珠。

“那么，那个女子自从离开这里之后，就完全断了音讯啦？”

过了一会儿，从深深的遐想中清醒过来的男子，举起放在旁边的酒杯慢慢地润了润嗓子，再度小心翼翼地催促女人。看来，在刚才的故事中还有一些不甚明了的东西又浮上了脑海。

“音讯完全断了的话，那连可能去的地方也估摸不到吗？当时，那个女子离开这里的时候，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就估摸不出一点儿头绪了吗？”